

少年叢書

文天祥

商務印書館印行



少年叢書

文天祥

目錄

- 第一章 忠臣與良臣
- 第二章 少年時之立志
- 第三章 勤王
- 第四章 入巴顏軍
- 第五章 京口之逃
- 第六章 通州道中
- 第七章 再縛
- 第八章 幽囚
- 第九章 成仁



少年叢書

文天祥

第一章 忠臣與良臣

文天祥者。宋朝滅亡時之忠臣也。或曰忠臣可以救國。而文天祥不能救宋祚之危。亡忠臣可以禦敵。而文天祥不能禦元兵之侵掠。是則忠臣者。徒爲一己之名。而無補於時局者歟。曰惡。是何言。忠臣所在之國。其國雖亡。猶凜凜有生氣。後世讀史者。猶不敢輕量其國也。而謂無補於時局耶。至國有忠臣。仍不能挽回其氣運。此則國君之罪。而忠臣固不任其咎。

君子之出仕也。爲利國利民。而非爲利己。不以其道。則不仕於朝。如伊尹之於湯。諸葛亮之於先主。三聘而後去。有莘之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有莘城。古莘國。棄南陽之廬。

諸葛亮躬耕南陽。在今湖北襄陽縣。

既仕矣。不以其道。卽奉身而退。如孔子之爲魯司寇。

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

朝。孔子

孟子之歷遊齊梁。

孟子在齊梁皆以時君不用其言。不願出仕。

皆難進而易退。然其時爲宮室之

美。妻子之奉。而求功名之人。方與君子爭位置。君子拙而小人巧。君子迂而小人撻。

國家圖書館



004752523

故君子與小人同時求官。小人有必勝之算。君子有必敗之機。以是君子常隱而小人常顯。及至小人在位。災害並至。人君始悟其奸。退小人而進君子。則國事已敗壞而不可收拾。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譬如病者已誤於庸醫。六脈既絕。乃求扁鵲。古之良醫也。其可及乎。良醫不能活已死之人。猶之忠臣不能救已亡之國。不能活已死之人。不害其爲良醫。也不能救已亡之國。不害其爲忠臣也。

宋自高宗南渡以後。內亂蔓延。敵國憑陵。宋之小朝廷。日在漂搖風雨之中。引用君子。猶恐不足以救危。然其時之在朝者。果何種人物乎。用黃潛善、汪伯彥。而李綱、宗澤、退矣。用秦檜。而岳武穆死矣。用韓侂胄。而太學儒生十六人殺矣。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內之誅鋤忠良。外之玩寇興戎。而事已大壞矣。文文山起兵勤王。已在帝昀之時。昀同顯。帝昀廟號恭宗。年號德祐。即位時方四歲。謝太后臨朝。距宋之亡。不及二年。而猶有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諸人。防之如敵國。文山縱有奇才。亦難發展其抱負也。

夫人之敢於冒險而銳志以赴其目的者。爲冀其萬一之成功也。所謂希望是也。非

其。懦。弱。無。志。之。人。大。抵。皆。有。此。心。當。天。之。季。雖。草。野。之。人。亦。知。



此。卽。柴。市。在。北。京。順。天。府。儒。學。之。左。明。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卽。其。地。建。文。山。祠。焉。

宋祚之不保。無所用其希望矣。以常情度之。爲文山者。伏處鄉里。棄官歸隱可也。宋亡之後。不受蒙古之祿。不拜蒙古之官。黃冠草履。作一平民可也。乃文山皆不出此。明知大勢已去。而又出師勤王。勤王兵敗。爲元人所



縛。明知必無濟矣。復乘間逃歸。作最後之決戰。決戰又敗。元人囚以檻車。遣之燕都。京也北新朝之君相。百計勸降。而卒不肯降。幽囚數年。元帝不忍殺之。亦不忍臣之。有可生之機矣。而卒不肯生。至於身死柴市。而其所負之正氣始完。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下注見又五年矣。卽不死。亦誰得而譏之者。人皆以一死爲懼。彼反以一死爲慰。是亦不可以作千古忠臣義士之模範也哉。

語曰。「願爲良臣。毋爲忠臣。」言才識之士。際會時機。發號施令。親觀太平之化。臣主俱榮。身名俱泰。而不願有如文文山之結局。國破家亡。首領不保。徒以忠肝義膽。照耀史冊也。然國運不能有成。而無敗。時會不能有通。而無塞。吾人寧可不遇文山之事。於此生。而不可不存文山之氣節。於胸中。今日世變益亟。患難愈多。稍一不忍。卽有亡國滅種之禍。更不可不學文山之愛國而鞏固國基。於平時。以無蹈宋季之覆轍也。

批評

古有句云。「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文天祥之不可及處。卽是元人。不欲死之。而彼必求一死。所謂從容就義也。比明季之史可法尤難一著。可算得千古一人。

戰國時。淳于髡以孟子在齊。齊國依然不振。以爲賢者無益人國。孟子對以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此非孟子之聊以解嘲也。事理實是如此。文天祥之於宋帝。相遇已晚。無力迴天。設竟如洪承疇之仕清者而仕元。洪承疇明季大臣。兵敗降死。清爲佐命之臣。死後入貳臣傳。則其設施。必然可觀。非人之前愚而後賢。用與不用也。

古之愛國者。莫如楚人屈原。當楚懷王在位。親小人。遠賢臣。國勢日衰。屈原諫之不聽。爲屈原計者。亦可已矣。乃竟自沈於汨羅之河。以死爲不忍見祖國之滅亡。而寧先死以避之也。若文天祥之志節。則又進一步矣。文氏常謂此身未死以前。皆是報國之日。見指南序。緣自序。故臨安失守不死。帝昀時臨安之部。城不守。宋遂亡。厓山投海不死。宋亡。張世

傑等奉帝昀航海至廣州而死。至元之基業大成。宋之宗室盡亡。決無楚項羽。

捲土重來之機。項羽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後士敗於烏江唐杜始可死而無憾矣。其志之遠大節之堅忍又非

之望。

夏朝被蓋於罪五百人以一旅

中與古法以軍五百人為一旅

屈原之所能及。

第二章 少年時之立志

宋文丞相天祥者。江西廬陵人也。祖父累世忠厚。一鄉皆稱爲積善之家。天祥生時。其祖夢見小兒乘紫雲而下。故名雲孫。字曰天祥。後理宗覽其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遂又字曰瑞卿。其後果符此頌。又自號文山。幼時體貌豐偉。見者皆知其非凡兒也。

人當少年所以感發其志氣者。家庭師友之啓導也。良善之書籍也。而鄉先賢之遺風亦大足爲興起之資。今郡縣皆有孔子廟。亦稱學宮。地方之人常取其邑之先賢。列祠於學。春秋二季則備牲牢。集官紳而拜之。後進觀之。旣羨鄉先賢之尊榮。又動感慕效法之心。常有太息泣下者。少年天真爛漫。尤易作此觀念。宋時廬陵之鄉先

賢。有歐陽修。

字永叔 諱文忠公

楊邦義。

諱忠嘉 守時死

節其子載與為岳飛部將以忠勇著

胡銓。

字邦衡 又號澹菴 老人諱忠簡 管上

疏乞斬

諸人皆塑像於祠。儀態如生。文山

十歲時。家人引與瞻其遺祠。又為之講三

人之歷史。文山欣然慕之。曰：「身後不與

諸賢並祀者。非大丈夫也。」

宋時取士。一以考試為歸。元明清之朝。皆

守其遺法也。考試之時。其最榮者。莫如狀

元。號為天下第一人。文山則寶祐四年

宋理宗二十一年 民國前六十四年 狀元也。其文數萬言。不為

藁。一揮而成。考官王應麟

字伯厚 慶元府人 著玉海 困學

等。紀評之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可爲本朝得人賀。一時文山年不過二十也。其弟璧亦同時登科。

文山之父革齋。伴二子進京與試。聞二子皆中選。老人之懷自覺喜慰。不意風燭之年。朝不保暮。賢郎以五月二十四日報捷。而封翁以二十八日長逝於客邸矣。宋時政府待進士之禮頗優。凡新進士遭喪。則政府致其費。兄弟二人。卽日扶柩還里。旣而任命文山爲寧海節度判官。判官猶今之秘書也。

文山雖居卑官。未嘗不留心時務。范文正公名仲淹作太平時之秀才。尙以天下爲

己任。況文山處南宋之季。內憂外患交迫之日乎。時蒙古後建國號曰元滅金併夏。國勢日

強。而宋用一丁大全字子萬。江人。爲相。賈似道字師憲。亳州人。其姊爲貴妃。以師相

出京督兵專權誤國。日被侵削。寶祐六年理宗十二年蒙古大舉南侵。入四川。破廣西貴州。更

以重兵直趨兩淮及長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圍。朝野震恐。君臣相顧。不知所

爲。太監董宋臣請遷都四明。今浙江寧波以避敵鋒。別有一太監名何子舉者。以爲不可。

皇后亦不欲行。乃止。

文山初聞遷都之說。以爲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播遷至此。幾不能自存。前車可鑒。豈可復蹈覆轍。乃上書請斬宋臣。以禁止內侍干預政治。淆亂人心之罪。書奏不報。遂棄官還里。

度宗初年。拜文山官尙左郎。屢辭不允。宋時授官者。例命文臣撰誥辭付之。其文類皆風雅可誦。度宗授文山誥辭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宗仁宗在位四十年。故云庶幾。取士之數。却又夥焉。

當時褒然之選。

褒然之選。謂以第一名中選者。

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

晉李密養親不仕。有陳情表。

讀禮之文。

人子喪親守制。謂之讀禮。

淹留在外。尙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

翼大

謂大鳥也。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

高科謂最高之科。卽狀元也。

而又益增培植。則其滋

長也。孰能禦之。文山少年科第。固可早達。而蹉跎不遇。誥辭云云。蓋以慰藉之也。

文山出仕未久。卽與賈似道不相合。免官而歸。思及此閒暇之時。爲修養之計。乃築

室於文山。山在廬陵南百里。兩山夾一溪。溪中怪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

態橫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緣谷。低昂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至。其高處可望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煙芊緜。眞廣大之觀也。宅基在山南。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青山屋上。流水屋下。風景絕佳。文山讀書會友其中。隱居求志。他日成仁取義之大節。皆養成於此矣。

批評

文山夢紫雲而生。宋史本傳。及胡廣所撰傳。皆載之。夢之吉凶。固不可信。惟古時甚以爲重。周時特設掌夢之官。爲民占夢。夢中境界。果能爲未來之先兆否。泰西學者刻方研究及之。今未可說定也。

吾國之鄉賢祠。對於古人。表示報功崇德之心。又足令後之人。觀其廟貌。考其歷史。發其嚮往之志氣。而愛鄉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舉而數善備焉。惟造祠。尤不如造像之善。像豎於通衢大道。人人皆見。不如祠門之終年關閉。一善也。姿態逼真。不如木主之黯然而無色。必識字之人。始能辨其姓字。二善也。金石之質。不如木主。

泥像之易於毀壞。三善也。泰西各國。所以有像而無祠。教少年人。自以直觀之事。爲易於覺悟。後有作者。改祠爲像。可也。

科舉之世。同時登科者。謂之同年。每一科畢。則有登科錄。詳記同年人之姓名籍貫年齡。此等書。萬無久傳之理。獨寶祐四年登科錄。以文天祥一人之故。自宋至今。藏書家猶鈔錄之。觀此。則人可以知所自處矣。

人早年得志。必然意氣太盛。視己身若萬能。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古之愛才若命者。遇此等人。必培養之。曰。將以老其才。如樹木。然未長。足時伐之。則其材小。長足後。伐之。則其材大。用一老字。實在有味。文山二十而登科。飛揚騰達。若可預期。乃人事相左。蹉跎十年。未展抱負。讀文山指南錄自序。則並不以此怨。尤確認天將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可謂能自克者矣。

文山功名不遂。歸而讀書求志。此實大人物之作用也。今人一在學堂畢業。卽求利祿。求之不得。亦不肯反求諸己。蓋功利之說。中於人心者深矣。此實非社會之

福也。明之嚴嵩固一萬世唾罵之人。然少年登第之後。不肯就官。忍飢耐寒。在鈴山。在今江西分宜縣讀書十年。固未嘗無一節可取也。設能始終如一。則與文山之志節何異焉。今人不肯尙志。病在居欲。求安食欲。求飽耐不得。貧所以豎不起志氣。少年欲擔當天下事。須從吃苦做起。

第三章 勤王

專制之弊。至宋季而極矣。神奸巨蠹。相望於朝。人君日日求治。而爲此輩所蔽。雖欲求治。其可得乎。賈似道爲斷送南宋最後之一人。彼一日在位。正人君子。卽一日不能相容。文山之所以高蹈而不顧也。夫抱熱心救國之志。不得居乎朝市而匿居於空山。無入之中。其感喟不平之心。爲何如哉。

臨安之都。恃長江爲屏蔽。而湖北之襄陽樊城。扼水陸之衝。此而不守。則長江皆失其險矣。此地理上一定之形勢也。元將圍襄陽五年。守將呂文煥百計禦之。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告急於朝。賈似道匿不以聞。先是元將阿爾哈雅舊作阿風

海源今依遼金元國語考改正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獻大

礮破樊城至是移之以向襄陽一礮中其

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勢不能守呂文

煥遂以城降元主拜文煥爲襄漢大都督

長江諸郡大震時則度宗十年也

咸淳十年

文山以度宗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平邵永

邵永州皆今湖南地

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萬

里字子遠都昌人後殉國於長沙萬里素奇文山志

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

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

乎君其勉之」寥寥數言而憂國之念相

貫之情千載下如見其心如聞其語然此



時賈似道猶當國。文山鬱鬱不得志。乞本省一郡。以便養母。遂知贛州。

元兵得襄陽。猶不能渡江。其將巴延急攻郢州。今湖北安陸縣時張世傑字君實范陽人爲郢州守。

預在漢水南岸。橫鉄鉅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其要津皆施杙。杙音弋小

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巴顏巴顏蒙古人元平宋時唯潛兵入漢。

屠沙洋。鎮名在荆門州東南臨漢水上襲青山。青山在武昌東北濱長江乃渡江圍漢陽。趨鄂州。今武昌府權守張

晏然。遂以州軍降。巴顏命阿爾哈赤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軍與阿珠

東下。直犯臨安。至此而宋之國運如大夢之乍醒。宋之弱點如圖窮而匕首見。荆襄

王凝匕首於地圖之中秦王覽圖翻至末葉遂見匕首雖欲更偷須臾之安而不可得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之景。金主暉時黯然而無色。芙蓉閣香蘭亭。理宗龍內侍道宋臣輩築芙蓉閣香

嶺之樓臺多寶之玩好。賈似道造第於西湖之葛嶺宋人所謂春風楊柳太師橋者

一登皆有不能長保之勢。

德祐元年。帝昀詔天下勤王文山本文臣耳。未嘗身列行間。有兵事上之閱歷也。既



奉勤王之詔。忠義奮發。涕泣不能仰。乃發郡中豪傑。及吉州兵士。民皆響應。數日之間。已集萬人。此皆非訓練有素之師。徒以忠義號召也。其能與蒙古一戰與否。尙未可知。不意朝中更有沮之而使之不得一戰者。

朝廷聞文山慷慨勤王。甚喜。命爲江西安撫使。權兵部侍郎。蓋左相王爚

字仲潛
新昌人

之

力也。文山將率兵入衛。而右相陳宜中

與字

權永嘉人。宋亡。通殊不欲。王爚罷職。京中

至暹羅死於其地

太學生上書訟宜中奸邪誤國。亦無效。及

留夢炎代宜中爲相。又黨於江西制置黃

萬石。夢炎奏召萬石入衛。以文山移屯隆興。

今江西府經略九江。今江府。

未幾。京師之情勢益危。將亡之國。君昏於上。臣蔽於下。一旦事急。則如人之將死。苟可以免死者。無不欣然爲之。而不復有所顧忌矣。於是急召文山。率兵至京。其友止之曰。「今元軍逼京師。君以新募之兵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與猛虎鬪哉。」文山曰。「吾豈不知第以祖國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無一人一騎赴救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國可保也。」

軍將行。糧餉無所出。文山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時賈似道已遭斥罷。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拜文山權兵部尙書。恭宗元年。德祐元年七月七日。大兵發吉州。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命知平江府事。

平江今江蘇吳縣

十月十五日。入府視事。遣軍解常州。

江蘇武進縣

之圍。政府以獨松關急。

獨松在

今杭縣西北獨松嶺上
爲江浙二省之要隘

趣師入衛。第吳門空虛。文山願分兵戍守。乃朝旨一再敦促。卒棄平江。趨臨安。去三日而平江爲元所得。都人大駭。議文山不應棄平江。文山乃出兩府決棄平江之劄。榜示朝天門。謗議始息。

批評

火藥大礮。不獨元軍有之。宋軍亦有之。是火藥之發明。固出於中國也。惟新式之礮。創於西域耳。當時之所謂西域。卽今之歐洲各國也。發明火藥。約在民國前六百五十年。後來歐洲諸國得其製造之法。發輝而光大之。至於今日。中國反仰其供給矣。是可嘆也。

襄陽將破之前。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之。其兵雖敗。而二張冒險之精神。亦卓卓可傳。記之如下。

李庭芝字祥甫。鹽縣人。爲揚州制置使。益王欲救襄陽。爲京湖制置大使。探知襄

陽西北。有河曰清泥河。發源於城之西北。東流入漢。於其上流。暗中造小船百艘。

以三舟爲一聯。中一舟裝載。左右兩舟則虛其底而覆掩之。旣成。乃出重賞募死士。得兩湖民兵之勇敢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舉之爲都統。順身材短小而貴家有竹園。軍中皆呼曰矮張。貴竹園張。順二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急去。毋壞吾事。」三千人皆願從。於是諸舟順流而下。夜半。已入漢河。薄元軍。以紅燈爲號。矮張先登竹園。張次之。乘風破浪。直犯重圍。大敗元兵。天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不見救兵。聞順等至。其歡



喜之狀。一時無可擬者。及收軍。未亡一人。而獨不見順。過數日。乃見其屍。浮出水上。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貴入襄陽。守將呂文煥留之。貴恃其勇。仍欲冒

險還郢。

今湖北
縣

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

以信封於蠟中
則水不能傷也

至郢。乞范

文虎來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密插木樁。雖魚蝦亦不得過。二人攜鋸而行。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范文虎許發兵五千。駐襄陽縣東南之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張貴即別文煥東下。乃其事爲元之偵候所知。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元將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呂文煥爲二張立廟於襄陽。號曰雙忠。

樊城之戰。守亦宋元間之大事也。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

文曉之姪
牛富

霍邱人力

戰不爲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約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襄樊兩城。相隔以漢水。文煥於漢水中造浮橋。以通援兵。樊城亦恃此爲固。後元兵冒死燒浮橋。斷襄陽之援。力攻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人。死爲宋鬼。」自縊而死。

牛富率兵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然無退志。富身被重傷。遂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奮鬪而死。

襄樊險要之地。以呂文煥范大順牛富守之。誠得人矣。於時賈似道當國。兩城死傷山積。日夜告急。而彼酣歌恆舞。不以爲意。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能不爲之太息哉。

呂文煥守襄陽。困守五年。非忠勇過人者不能。乃以恨賈似道奸邪之故。竟降於元。其後大爲宋患。與文山相比。則一賢一不賢。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文山以新募之兵。入都勤王。其對客云云。卽諸葛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意也。讀之令人流涕。

專制之國。社會望治之心。皆注於皇帝一人。故皇帝爲社會之中心。如皇帝亦以國民爲中心。則天下治矣。無如皇帝之中心。則注於宮室。服御之好。而不注於民。故一有危急。則外縣可失。而京城不可失。如宋季之棄襄陽樊城平江。而獨保臨

安是也。唇亡齒寒之道。固非彼所知矣。

第四章 入巴顏軍

文山至臨安。除知臨安府。辭不拜。欲面見皇帝。陳安危大計。又不得見。第奉命守獨松關而已。他事非所宜聞也。元兵日逼。宰相留夢炎懼而逃。此皆庸臣。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愛國之士。一息尚存。此志不肯少懈。歲寒乃知松柏也。文山倡議四事如下。

一 安排吉王信王吉王帝屬之兄弟名暹離京。分赴閩廣。萬一國都有變。兩王仍可
在閩廣重立。

二 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而已爲副以輔之。

三 請帝后密移他邑。以免徽欽之辱。徽欽二帝爲金人所執

四 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隸於張世傑。與元兵決一死戰。
議上。政府採用其第一條。餘皆不從。

恭宗二年二傳年正月十八日。元將巴顏伯顏至皋亭山。在今杭縣東北距臨安祇三十里。宰

相陳宜中。張世傑。又步留夢炎之後塵而逃。文山代宜中爲右相。諸路軍馬皆歸其都督。此時也。身擔軍國之重任。指揮天下。宜可以奏其效。而惜乎見用之太晚也。

元兵屯榷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文山欲召富陽今浙江富陽縣兵入城。已不

及。帝后親貴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元人按兵不動。遣使約宋廷大臣相見。諸執

政侍從。聚議終日。皆不知計之所出。文山念事已至此。不能愛一身。決計親往巴顏

處。掉三寸不爛之舌。如蘇秦張儀游說之故事。或足以延宋祚於一綫。遂與吳堅同

往。懷必死之心。入虎狼之地。無異荆卿之赴秦。雖白衣冠送之可也。燕太子丹使荆卿刺秦王送之

於易水之上知其必死。皆著白衣冠送之。

文山至元軍。因說巴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北朝全師以還。此不戰而勝策之上者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尙多未下窮兵。

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

巴顏動之以威。文山謂：「我是狀元宰相，富貴已極，所欠者一死報國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巴顏連呼好男子，因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

巴顏見文山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吳堅還，文山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蓋元人知宋廷諸臣皆碌碌不足畏，所足畏者文山，故不肯放還也。

是日文山宿元營，關懷國事，憂心如焚。時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晝短夜長，聽牧馬之悲鳴，數營門之更鼓，度一刻如一歲，嗚呼！一夜甚短也。而漢族之運命已盡於此一夜。中明日，巴顏召文山至大營，則峨冠博帶，濟濟一堂者，皆宋之大臣也。其人爲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節音、呂帥孟問。其何事來此？則爲奉降表而來也。文山知大事已去，自悔不應輕離朝廷，使逢迎畏死之徒，得乘隙而賣國，悲憤交加，早拚一

死。於是痛責巴顏失信。又大罵吳堅輩。忘恩負義。慷慨激烈。聞者愧之。

巴顏遣人入臨安。改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強令宋太后手寫降書。又令其檄諭州

縣。同時迎降。不得抗拒。諸大臣皆署名。獨家鉉翁不肯。

鉉翁眉州人。字則堂。宋亡隱居不仕。

巴顏盡驅

帝后嬪妃北行。封府庫。收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解散勤王之師。南宋亡。其時爲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卽民國前六百三十七年。

批評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言豈不信哉。南宋之季。外患日迫。雖以公忠體國之大臣當之。猶恐不勝。乃其當國者。非奸卽庸。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自伐其國者。至矣。盡矣。及至禍懸眉睫。則一逃可也。一降可也。如留夢炎。陳宜中輩。豈不令人可恨。

文山所陳四事。縱政府依之。亦恐無補於大局。事雖無聊。亦所謂我盡我心耳。文山輕身入元軍。實是失計。說者謂同朝諸臣有意相陷。而公竟中其計也。小人

之與君子。本不兩立。不能謂同朝者之無此心。而文山亦有深意。此時和戰皆不可恃。意欲冒險一往。如能以口舌動之。則可達到緩兵之目的。卽不能。亦得覘元人之虛實。歸籌抵禦之方。蓋自與元交涉以來。元人未嘗有羈留使臣之事。文山故恃此而無恐也。卒至羈留虜中求死不得。雖智慮之未周。而其志固可與日月爭光矣。

處惡社會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隨波逐流而去者。惟聖賢志士爲然。下此者不能矣。有好社會卽有好人。此中之關係猶農夫之種瓜。自然得瓜。種荳自然得荳。朝政清明。獎善懲惡。則社會日趨於善矣。北宋眞宗仁宗之時。正人君子相望於朝。祥光滿天。如景星慶雲。蓋由於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至宋季則反是。此非箇人之無良也。蓋無論在朝在野。皆爲惡社會所薰陶。浸灌則亦日趨於惡。而不自知矣。明乎此。則可不恨賈似道。陳宜中。呂文煥輩有識者。觀今日之社會。更不暇爲宋人憂也。

清蔣士詮作冬青樹傳奇。卽記宋亡國之事。內有留營一齣。卽記文山之事。中描寫降元諸臣醜態。雖近於謔。要足見若輩之心事也。

第五章 京口之逃

天下之悲。孰有悲於國亡者。天下之恨。孰有恨於坐困者。激昂慷慨。國亡與亡。亦足快意。如文山者。身幽敵寨。國未亡。不能援手。國已亡。不能引決。其抑鬱難言之苦。較之斷頭絕腕。爲尤甚焉。逆知元旣滅宋。則必驅己北上。與其受辱於敵人。不如先死。乃從容作家書。處置後事。時爲二月朔日。距宋亡十日矣。

或勸文山曰。「今二王在外。

謂吉王信王在闕廣也。

國事尙有望。可以無死。」文山乃止。隨元

軍登舟北行。公前募富陽兵。令其守衛京師者。今已退趨婺

今安徽婺源縣處

今浙江等州。

皆願爲效死。欲於道中劫公。而不得間。文山之從者。亦百計謀遁。皆不可行。行重行。則去錢塘。過吳門。觀禾黍之離離。願雲樹之茫茫。大好江山。將一別而不可再見矣。立馬躊躇。欲前反却。眞所謂此中日夕。惟有以淚洗面耳。

陳後主語



行十一日。至京口。公以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在臨安行

至京口京口今鎮江將渡江。時從行者十有二人。中

有余元慶者。眞州今儀微縣人也。有一故人。爲

北軍管舫。賄銀千二百兩。令其覓一舟。其

人曰。一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

金千兩哉。一強委不受。爲具舟。以待北軍

之監押文丞相者。爲王千戶。居河岸上。沈

頤家。坐以相隨。頃刻不離。十九日之夕。從

者託言。明日渡江。直達北庭。我輩南人。將

永與故鄉長別矣。不可不置酒爲歡。以作

紀念。監者許之。因醉王千戶及主人。頤沈

伺其熟寢。啓門出。又從沈氏先識巡夜者

杜某強與之飲。而宿之酒樓。得其官燈。文山變服。一小卒提官燈導行。至半途。以銀與小卒。令其回營。給以來日至某處來相候。遂至甘露寺下。在鎮江城外北固山清康熙帝南巡改名超岸

寺則有一小舟相待。既登舟。見北船連亘十數里。幾爲巡夜者所獲。幸彼舟膠淺。逃舟風便幸脫。竟達眞州城下。此三月朔日事也。

眞州守將苗再成。延文山入城。此時交通不便。臨安與眞州相去不過數百里。而臨安亡已二月。眞州猶未知也。文山至。始知近狀。無不感憤流涕。皆謂兩淮兵力本可興復。惜制使李庭芝怯不敢進。與淮西夏貴又有嫌隙。不能協力勤王。今丞相北來。幸得疏通情意。聯爲一氣。不一月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文山問計將安出。再成曰。「爲今之計。先約夏公。提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今江寧府之狀。以牽制敵人。此則以通泰今江蘇之南通泰興軍攻灣頭。以高郵淮安寶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大軍向瓜州。再成與刺史趙孟緝。以舟師直搗京口。同日並舉。使敵人首尾不能兼顧。灣頭揚子守兵弱而無鬪志。王師一到。必解甲來降。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敵在



兩浙無路。可出其大帥。可坐致也。」文山聞之。稱善者再。

文山出虎口。得投兩淮。方幸興復之機。尙未絕也。不意事變之來。又有未可知者。先是揚州有自元軍逃歸之卒。密言於李庭芝。謂元遣一丞相。往真州說降。庭芝亦疑文山併十二人。無得脫理。此必爲元人賺城來也。因密諭苗再成。亟殺文山以自白。不然。將移兵擊之。再成不忍。給文山出視城壕。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城。示以制司文書。文山方驚嘆間。兩都統急鞭馬入城門已閉矣。此時四海雖寬。竟無容身之地。

茫茫歧路何處可歸。其窮困爲何如哉。

從者亦悲憤交集。欲投城濠以死。忽有二人自城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者。且問所向。文山云。「今惟往揚州。見李制使。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

浮海歸閩。

時益王在閩也。

二人故謂揚州欲殺丞相。丞相萬不再往。文山決意不從。卽云「

安撫已具船。今江行歸揚州。或歸通州。俱聽丞相便。」文山至此。始恍然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人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似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旣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於是遂行。

時江北隨處有元兵駐守。行時。軍弁遙指某處瓜州也。某處揚子橋也。

二處皆屬元。

相距

不遠。逼近揚州。所見敵騎益多。行至暮。彼二人者。先辭去。留二十卒送揚州。二十卒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文山不識路。揚州有商賈。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堞子。不得已。乃隨馬堞子行。

批評

此一。章。書。記。文。山。國。亡。後。之。冒。險。處。處。驚。濤。駭。浪。時。時。恨。雨。愁。風。可。謂。極。人。世。之。不。幸。矣。愁。腸。寸。結。精。神。未。免。不。舒。慮。事。不。能。周。密。而。文。山。胸。中。灑。灑。落。落。一。無。雜。念。惟。有。一。片。救。國。之。心。方。其。趨。赴。於。淮。揚。之。時。喟。然。曰。一。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困。頓。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一。讀。此。數。言。可。以。見。其。浩。然。之。氣。矣。金。宋。相。持。之。時。金。將。烏。珠。以。舟。師。輕。入。將。犯。臨。安。韓。世。忠。岳。武。穆。扼。之。於。京。口。金。人。大。敗。於。黃。天。蕩。而。返。可。見。北。兵。南。下。當。海。道。未。通。之。時。必。先。得。兩。淮。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今。元。人。冒。險。進。師。雖。得。臨。安。亦。不。能。守。以。兩。淮。尙。爲。宋。守。可。以。扼。元。人。之。吭。而。斷。其。歸。路。也。文。山。逃。至。眞。州。本。可。資。以。興。復。以。李。庭。芝。之。見。疑。致。失。機。會。自。慨。云。云。自。是。當。時。實。情。而。非。故。作。大。言。也。人。之。上。流。與。下。流。當。以。人。格。定。之。不。當。以。職。業。定。之。如。北。軍。管。船。人。等。皆。非。士。大。夫。而。危。急。之。中。不。爲。利。動。奮。身。相。救。過。於。宋。季。之。宰。相。多。矣。

宋廷大臣爲元軍所迫。驅而至北者。不止丞相一人。及至京口。言笑自若。無一人與丞相同志者。冒死救國。惟見一人。此忠臣義士之所以可貴也。文山與諸人之至留遠亭也。賈餘慶輩。方約北帥。置酒爲歡。餘慶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媚北庭。劉岳且挾村婦以爲樂。呂文煥稍有天良。指兩人曰。『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嗚呼。是可恥矣。

第六章 通州道中

文山閱無限之艱難。得至揚州城下。時方昏夜。風露凄然。四野無人。嚴城擊柝。迥非承平時。煙花三月。綠楊城郭之概矣。

唐人詩。煙花三月下揚州。清人詩。綠楊城郭是揚州。皆言揚州之勝。

甚有一古廟。僅存牆堦。片瓦俱無。一行人皆藉地而臥。聞譙樓已三鼓。風寒露溼。愁緒萬端。聞打四更。皆趨至郭外。兵民候啓門者。無慮百數。當高聲報名。而後得入。繼見城門懸制使告示。捕丞相甚急。又聞逃人言。元人自失丞相。在京口揚州。高郵。間大索騎兵縱橫。徧地皆是。此誠有滿地江湖行不得之嘆矣。

諸客之中。有謂揚州既不見信。入必死於城門矢石之下。不如至通州者。有謂此去通州。尚五百里。敵騎充斥。何由而達。與其死於途。不如死於揚者。從前說。則恐制臣見殺。從後說。則慮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文山去數步。則主前說者來。追回回數步。則主後說者來。勸駕事之難定。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趨趙之間。從者李茂、吳亮、蕭發、余元慶四人。攜所腰金各一百五十兩而逃。文山外既困苦。內又飢渴。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次。而天曉矣。

時見揚州難入。決計舍之。而赴高郵。城外有半山土圍一所。馬糞堆積。趨入稍息。掃淨數尺地。以衣貼地而睡。四山闐然。無一人影。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煙火可炊。懷金亦無救於飢餓也。元人出兵巡哨。常以午前。午後收兵不出矣。是日已延至午後。未見追者。一行人皆欣然曰。「今日得命矣。」忽聞軍馬甚喧。自壁闕之。乃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捕於敵騎之說驗矣。皆傍壁深坐。無復人色。

若一騎入牆。卽無噍類。牆外馬足與箭筒之聲。歷歷在耳也。

此厄旣過。遣人下山汲水。并市米菜。以救飢餓。則皆不能得矣。城外旣盡逃亡。元兵數百騎。是日薄揚州西城。城門不開。諸人聞之。相與忍飢而已。來時見山下有古廟。離此一里許。於是下山投宿。廟中已有丐婦數十滿其中。坐未定。忽有攜挺而至者。良久。三四人陸續來。文山恐甚。後乃知其人赴城中賣柴者。無惡意也。數人煮飯。黃粱未熟而香味已透。此時雖鐵石心腸之文丞相亦不免有從漂母乞飯之思矣。本

事信樵夫哀之。出餘粒以相餉。從者猶不能徧及也。

文山見樵夫之意良厚。告以患難。又厚許報酬。使導往高郵。樵夫欣然見從。謂至賈家莊。當爲糴米買肉以救飢。僱馬辦乾糧。以備行役。如其言而行。蓋枵腹已兩晝夜矣。於賈家莊飽飯。雇騎以黑夜趕程。走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乏。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急入避之。須臾。二十騎繞林呼噪。從者張慶。右目中一矢。項中二刀。王青縛去。杜濬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懷



黃金路之得免。文山藏匿處。距杜澣不遠。北馬入林。過其傍三四。皆不見。僕夫鄒捷。臥叢篠下。馬過踏其足。至於流血。不敢動。也是役也。文山自分必死。當事急時。萬竅怒號。風雨猝至。北騎匆匆而去。蓋亦有天幸焉。事定之後。追思前路。又不勝日暮途窮之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者矣。其事在宋亡之年。三月五日。

板橋之風波。方定。明知前途萬險。然決無中止之理。於是黽勉前驅。倉皇匍匐。力不能行。從者見事已絕望。多有惡聲相向者。逡巡道路。益有同舟敵國之慮。遇鄉人有



掘土者。請其運送。文山則坐土籬中。六夫更迭荷之而行。此誠僅見之代步法也。幸一路無驚。得達高郵。喘息稍定矣。高郵方在戒嚴中。往來之人。搜禁甚嚴。見文山以籬爲輜。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污。人皆憐其爲遇寇。不復以奸細疑。然聞揚州制使。有文書報諸郡。指文山爲賺城者。令覺察關防。於是不欲入城。急買舟去。先是二月六日。元將柳岳、洪雷震、運輜重北歸。高郵兵擊之於城子河。元人大敗。自元入江淮。宋兵之獲勝者。惟此戰耳。文山今過其戰場。見河中積尸。上下幾二十里。

無間斷。既動不忍之心。又慨兩淮有可用之兵。而無藉手之緣也。舟行三百里。越十四日。竟至通州。此行也。元人水陸有兵。顯然追逐。屢瀕於死。而又不死。文山思之。天其或者不忍亡宋。而留此一個孤忠。將使有爲也。則無窮之希望。又油然而生矣。然回憶其事。未免驚心動魄。而不能忘。因曰：「死生晝夜事也。死則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因作十五難詩。以記其事。孤燈寒夜。一爲諷誦。雖千載之下。猶令人悲其遇。崇其節焉。詩載南錄中

批評

人莫不畏難。而苟安貪生。而惡死。故凡可以避難者。無不爲。可以苟生者。無不爲。然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往往所趨者不能至。而所避者反相逼而來。則何如依道而行。死生利害。置之度外之爲愈也。觀文山自京口至通州之事。人亦何苦不於死中求活哉。

十五難者。一曰定計難。言定逃走之計也。二曰謀人難。言從者不守祕密。幾至敗

事也。三曰踏路難。言幸得間道而出也。四曰得船難。言北船滿江。無舟可載也。五曰治北難。言監守之嚴也。六曰定變難。言從者之機警也。七曰出門難。言酒醉王千戶沈頤之事也。八曰出巷難。言賺得官燈。得以脫走也。九曰出隘難。言街巷有馬攔路也。十曰候船難。言甘露寺下之船。幾失約也。十一曰上江難。言江中北軍巡邏之嚴密也。十二曰得風難。言逃時遇順風也。十三曰望城難。言至真州也。十四曰上舉難。言至真州城外也。十五曰入城難。言真州守將之不見信也。自古驚心動魄之事。生平遇其一二亦已足矣。遭逢不偶。未有如文山者也。

使文山一至真州。有苗再成之歡迎。無李庭芝之疑忌。豈不甚善。乃兩淮到處見逐。元騎日夜嚴捕。倉皇窮蹙。水窮山盡。而文山則身可死。志不可死。身可辱。志不可辱。天其奈之何哉。非患難不能顯得志。士人生吃苦處。正是受用處也。

與文山共患難者。其姓名備見於鄧光薦之一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凡四十人。而從亡之中。文山最相契者。惟杜濟。濟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文山與之有異姓。

兄弟之歡。

第七章 再縛

自温州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日。帝是卽位福州。改元景炎。元十三年至以觀文殿學

士召文山。比至。除右丞相。時陳宜中復用事。文山辭不拜。未幾。元兵入閩。降人並致

書文山。說之來降。復書言候見老母。卽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蓋國亡之後。江西不

守。文山母弟妻子。亦流離遷徙。茫茫天涯。音問不通久矣。復梅州。今廣東嘉應縣始得相見。

各訴生平。悲喜交集。

景炎二年。元至十四年文山入贛。經略江西。江西各郡。豪傑響應。號令通於江淮。不幸爲

元江西宣慰使李恆所敗。文山兵潰。妻妾子女皆陷。趙時賞。宋宗室人被執。元兵問爲

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文山。擒之。歸文山。以此得逸去。與母會。夫人子道生。

俱奔汀州。今福建汀州明年。汀州亦不守。帝是薨於海中。景炎元年。陳宜中將阿樓罕兵至建寧。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

及衛王揚太妃等航海止於潮州。三衛王曷立。收元祥興元年駐蹕厓山。授文山少保。



信國公。職任依舊。是年。太夫人棄養。長子復亡。家屬幾盡。其年閏十一月。屯於潮陽。今潮平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以海舟導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張弘正以輕兵至五坡嶺。在今海豐縣北營中方宴客。步騎奄至。文山度不得脫。急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腦子又名龍腦香。俗名冰片。多服能毒人至死。蓋文山久懷死志。故常藏此以備不時之需也。元人擁之上馬。急索水狂飲。冀得速死。已而腹中暴下。竟不死。於是諸軍皆潰。宋不可復救。自出師至此。用景炎正朔止四十日耳。

夫文山自京口間關至此。固將以復國也。一戰再戰。兵敗被執。壯志未伸。英雄末路。其悲恨豈有窮哉。既見張弘正。大罵求死。越七日。送至潮陽。張弘範處。踴躍請就劍。宏範必欲以禮相見。左右命之拜。文山曰。吾不能拜。吾嘗見巴顏。惟長揖耳。今吾惟能死。不能拜。相持至日昃。弘範竟不能強。遂以客禮相見。宏範送之登海艘。自海豐行至厓山。時張世傑、陸秀夫、擁祥興帝。收拾餘燼。岬強於海上。宏範命文山爲書招世傑。文山曰。己不能救國。又教人賣國。可乎。逼之愈急。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

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二月六日。金山破。先是陸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

曰。臨安母子已被辱。

謂恭宗母子。被縛至燕京。事不

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卽自沈。其妻孥

冠裳。抱祥興帝赴海死。太妃宮人已下。皆從之。將士官屬。義不降。元蹈海而死者數

十萬人。文山聞之。不勝憂憤。爲長歌哀之。

張宏範平宋於軍中置酒大會。延文山入坐。舉酒相屬。從容謂之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公而誰。」文山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以二其心乎。」宏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文山曰。「商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宏範爲之改容。遣使俱奏文山不屈之狀。元世祖命送至京師。宏範以宋降臣鄧光若等伴送之。

文山旣俘。其夫人歐陽氏爲元之將校所得。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夫吾天也。夫旣執。尙安所顧藉哉。」遂自刎死。文山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

文山發廣州。入江西界。始繫頸繫足。以江西爲公本鄉。慮有人劫奪也。文山自此絕粒不食。以爲行至廬陵。當得餓死。正合古人狐死邱首。禮記狐死正丘首也仁也。之義。於是爲文祭墓。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乃餓八日而精神愈奮。絕無死狀。念委命荒邱。志節不

白。不如光明磊落而死。於是強復飲食。

批評

文山戰於江西。戰於廣東。皆未能奏績。此時人心已去。雖有智者。不能爲力。固不能以成敗論之。然臨安將亡之時。遣發二王之議。實倡於文山。海疆數載。猶延殘喘。皆文山明燭機先之力。皋亭見元將時。元將問度宗幾子。答曰。「三子。」問皇帝是第幾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曰。「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閩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曰。「何爲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爲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一皇帝出來。」詞鋒咄咄可畏。後事皆不出其所料也。

宋之國破。文山之家亦亡。人以爲文山既已絕望。則其忠義之心。亦可已矣。不知文山正因無所希望。無所留戀之故。而死了。然不達其的不止。語云。「視死如

說降。雖許以官爵而不從。留夢炎。宋之降臣說

之。受其唾罵。瀛國公。宋帝孫也。元封爲瀛國公。往說之。

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於是元人知不

可動。移囚兵馬司。枷項縛手。坐一空室。防

衛甚嚴。日給鈔一錢五分。以爲飲食之需。

居數日。始見元丞相博羅平章張宏範。暨

諸院官。通事命之跪。文山不可。左右曳之

於地。或舉頸。或拏手。或按足。或以膝倚其

背。要之無非令其勉作跪態而已。通事問

有何言。文山曰。自古有興必有廢。我

爲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見囚法當死。

復何言。博羅問曰。自古嘗有宰相以



宗廟城郭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文山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前予除宰相不拜，奉使巴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故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帝皆爲漢主劉聰所獲，西晉亡元帝立於金陵，重興晉室。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宋徽宗欽宗皆見囚於金北，宋亡高宗立於臨安，號金

與爲中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國，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從此在燕四年，元人不放，亦不殺。此四年中，日日望死，刻刻求死，一腔感憤，無可發洩，則寄之於詩，手自編定遺稿，付與其弟璧，而附以書曰：

廣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吾頸，繫吾足。於是不食，將謂及吉州。

則死。邱首之義也。乃五日過吉。又三日過豐城。無飯八日。不知飢。既過吉。思之無義。且尙在江南。或尙有生意。遂入建康。居七十餘日。果有忠義人約奪我於江上。蓋真州境也。及期失約。惘然北行。道中求死。無其間矣。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頸鎖手。節其飲食。吾舍生取義。無可全者。今千萬寄此及詩。達吾弟。蓋絕筆也。

文璧本惠州守臣。宋亡卽降。入覲元帝。右丞相帖木兒不花具奏。此人是文天祥弟。世祖問誰是文天祥。博羅奏卽文丞相。世祖嘆息久之。曰：「是忠臣也。」次問璧。右丞相奏是以惠州城歸附者。上曰：「此大元之順民也。是孝順我者。」嗚呼。手足之間。異趣至此。昔人所以有「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嘆也。元陶宗儀作輟耕錄。記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有一聯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固知忠孝節義之事。各盡其道。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能強者。獄中作正氣歌以見志。其自序曰：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

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新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或毀屍。或腐溫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所養致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



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批評

文山在獄四年。其困苦之狀。略見於與弟書。及正氣歌自序中。在此待死而已。身體膚髮之困苦。視如太空之浮雲。若於己無與者。如不能耐此。則亦早降矣。公少年頗喜豪華。及臨大節。乃能刻苦至此。

文山集中有詩一首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卽暗指留夢炎輩。

文山在獄中。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爲五卷。自譜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爲絕句二百首。號集杜詩。自廣州至金陵所作爲一卷。自吳門歸臨安。走淮至閩。得詩三卷。號指南錄。

日本伊藤博文當國時。吾國留學生有畢業歸國者。臨行。至伊藤處走別。伊藤出

信國公文集爲贈。曰：「此吾東方之寶也。諸君讀之。一生受用不盡矣。」伊藤雖非聖賢。其言真有味也。信國公集具在。少年何不求之。以體會伊公之所謂受用者。

第九章 成仁

文山在獄之時。南北之人。無論知與不知。皆惜其死。元臣王積翁、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文山爲民。留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意謂文公見請者必復起兵。如遂不果。元世祖自開

平還燕。問南北宰相孰賢。羣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論上意。文山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

王積翁又爲奏。請釋文山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元祖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宰相。將行之。文山使人語積翁曰：「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文山獄中。所食皆平時所

好所捐金 相濟者。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

百計以求文山不死之。王積翁文山反以爲多事而未嘗引之爲知己。其可引爲知

己者乃反是望其速死之。王炎午。又名鼎翁字梅邊廬陵人炎午聞文山再被執未

聞就義。因以疑之。與友人劉堯舉對牀談及堯舉賦詩云。「天留中子墳孤叔。誰向

西山飯伯夷。」伯夷叔齊商亡不食周粟餓死西山。意謂文山久而不死必有飯之

者矣。所以諷其卽死也。炎午以寥寥短章不足盡其情。乃作生祭文以勸之。其起語

「謂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

於丞相文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云云。已而文山果死。炎午

乃嘆曰。「丞相得死矣。嗚呼痛哉。」又爲望祭文一首。此二文者他人讀之當有感

慨泣下者。文山讀之我知其必歡然一笑曰。此誠如見我心者也。

元世祖十九年。至元九年綱目大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數日前。世

祖召文山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文山曰。「天祥爲宋



世祖遺像

宰相安能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

元左右力贊從其請。遂以十二月初九日殺之。文山

將出獄。卽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曰。一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意氣揚揚。

自若。觀者如堵。無不爲之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

慷慨相應和。死之日。年四十七也。故人張千載。

義字

甫廬人爲收其骨歸葬。故鄉當文山貴顯時。屢欲官千載。皆不就。及文山就俘北上。道

過吉州。千載詭姓名隨行。至燕寓於兵馬司側。卽文山羈囚之所也。日以美食奉之。

三年無倦色。潛造一櫝。文山就義後。卽藏其首。負之而歸。誠義士也。

謝翱。字皋羽。陵平人。有唾髮集。文山之客也。聞公就義。思慕獨深。每一動念。卽於夢中尋之。或山

水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勝。文山死後三年。

翱過姑蘇。姑蘇文山初開府舊治也。望夫

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過浙江上

禹陵。在紹興縣會稽山北向而哭之。又後五年而

哭之於子陵之臺。東漢時嚴子陵之釣臺也。在今浙江桐廬縣

來會者。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及翱也。共登

西臺。結位於荒亭。再拜跪伏。號而慟者三

此時也。江山滿目。人物已非。念天地之悠

悠。獨愴然而淚下。有雲從西南來。淪浥渤

鬱。雲飛揚也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

竹如意擊石作歌。爲文山招魂。其詞曰。一

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

鳥兮。有囓焉食。一歌訖。竹石俱硃。此一哭



也聲滿天地義塞古今亡國遺民之悲於斯極矣文山雖死亦可不恨

自古亡國之恨殉國之烈未有若宋元之間者也元有天下累世而東南遺老猶匿跡於荒江野岸之間結月泉吟社祀楚屈原晉陶潛以示不忘故國至於感念文山而爲之左右奔走者如王梅邊謝臯羽唐玉潛諸人或愛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破家棄貲以收拾其舊主之骸骨而不顧於禍患迹其所爲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閒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間方韶卿之歔歔歌哭而有黍離兼離見詩經王風思念周亡而作之思吳子善甘於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予撰二忠傳而紀述甚詳汪大有之幽憂沈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鄭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實過於王裒林德暘之深居遠遯高潔可配乎淵明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豈不大哉謝枋得弋陽人字壘山諱文節以與文山同鄉謂文山死而已不可不死却聘絕粒以遂其志嗚呼可謂難已天下節義道德之風一人倡之必有和之者無文山之百折不回氣作山河以爲之倡則亦安得有此

批評

文山死後。元明人集中。頗多遺聞逸事。要之皆涉于神怪。易啓後人之惑。今故不錄。是皆起於崇拜英雄心太盛故也。其辨已見少年叢書之「岳飛」中。

本文末節所引宋遺民。除王梅邊、謝臯羽、張毅甫諸人行履。已見本文外。餘人詳之如左。

唐玉潛。名珏。紹興人。元浮屠總統楊璉真伽掘宋諸陵。珏貨家具。雇人以眞骨藏之。易以牛羊諸骨。爲改瘞蘭亭山。上種一冬青樹爲識。

方韶卿。名鳳。浦江人。宋亡。與二子隱居不仕。有存雅堂藁。

吳子善。名思齊。永康人。與方鳳謝翱爲友。

龔聖予。名開。山陽人。熟於文丞相遺事。作文丞相及陸君實二忠傳。

梁隆吉。名棟。武昌人。宋亡。入茅山爲道士。

汪元量。名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與文山

獄中唱和。有水雲集。

鄭思肖。名所南。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善畫菊。宋亡。題詩於畫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有謬餘集自敘一百二十圖詩心史等書。

林德暘。名景曦。號霽山。有霽山集。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匄者。背竹籬。向西番僧乞得高宗孝宗兩腰骨。歸葬於東嘉。



3714489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伍月肆日
贈送

Books for Youth
WEN TIEN HSIANG
 BY
Y. S. SUN

1st ed., May, 1914

11th ed., Dec., 1925

Price: \$ 1.10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十一版

少年文天祥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無錫孫毓修
長沙 常德 衡州 廣州 潮州 張家口 新加坡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漢口	上海 棋盤街 中	上海 開北 寶山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